

追
捕
怪
影



尼古拉·托曼著

追 捕 怪 影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追 捕 怪 影

尼古拉·托曼著
譚國章 沈冠亞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一個著名的國際間諜，受了美帝的指使，極其巧妙地潛伏在蘇聯，企圖偵察原子秘密，進行各種破壞活動。這個國際間諜行踪詭祕，雖久聞其名，却一時抓不住他，因而得了个“怪影”的綽號，於是，蘇聯保衛機關就集中力量追捕他。

在開往中亞細亞的火車上，蘇聯保衛人員發現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人，半路上他跳車逃跑，身負重傷。他沒有作任何口供就死去了。但保衛人員仔細研究，終於在他的遺物上發現了一點微妙的線索。經過周密的佈置，當時就派了一個勇敢的青年保衛人員，冒充這個已死的人去和那個國際間諜取得聯繫。這位保衛人員在那裡工作了很久，經歷了許多驚險場面，却始終不能和“怪影”見面。這時，蘇聯遠東地區正在進行大規模建設，“怪影”就要進行最毒辣的破壞活動了，已經打入敵巢的保衛人員依靠羣眾的幫助，及時地防止了這次破壞活動，可是到了手邊的匪徒却又逃走了。不過他從這一事件中獲得了更可靠的線索，他運用自己的機智和勇敢，在羣眾的積極協助下，終於捕獲了這個綽號叫“怪影”的國際間諜。

НИКОЛАЙ ТОМАН
В ПОГОНЕ ЗА ПРИЗРАКОМ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目 次

在奧希波夫上校的辦公室里.....	7
密碼的鑰匙.....	12
派誰去?	17
叶爾索夫少校的心情不好.....	25
出發的前夕.....	28
旅伴.....	34
然巴也夫變換了地址.....	38
然巴也夫交代第一件任務.....	44
意外的發現.....	50
在沙布林將軍那裡.....	56
在考古基地上.....	61
不安的夜晚.....	64
然巴也夫仍舊在懷疑.....	70
在交通部里.....	74
然巴也夫要摩托車做什麼?	77
有沒有鑄成錯誤呢?	80

到建設工地去.....	87
叶尔索夫少校想不通.....	94
神秘的旅行箱.....	98
危險的情况.....	103
剪报消息.....	106
黑夜行車.....	110
火車开到了大古墓車站.....	119
爆炸前半小時.....	126
謝謝你們，同志們！.....	131
特米尔別克的閃击.....	136
往後怎麽办？.....	142
最後一份密碼电报.....	145



在奧希波夫上校的辦公室里

時間已過午夜。沙布林將軍的工作人員全都早已各自回家去了。只剩下奧希波夫上校一個人，仍旧留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等待着重要的報告。

深色塑膠座的台燈照耀着他的寫字台。燈光從低垂的燈罩下，照射到台面上，好像被深綠色呢絨桌布吸住了似的，只有一張白紙微弱地將光線反射出來，射向辦公室的四壁。

上校已習慣於灰暗的燈光，他在這種微弱的燈光下能够很清楚地認清周圍的一切東西。他一声不响地在柔軟的地毯

上踱來踱去，心里盤算着敌人可能採取的許多陰謀詭計。

一張白紙在深綠色呢絨桌布的襯托下，就好像光源似的，彷彿在給奧希波夫催眠。上校有時走到這張白紙前邊，準備記下那些思考了好久的要点，可是每當他拿起筆來的時候，心里却又想到：自己的思想还不够成熟，這個謎离解決還差很遠，下結論也嫌太早。

奧希波夫上校頭髮灰白，背脊微僵，眼睛里流露出疲倦的神色，又開始在辦公室里走來走去，他在窗前佇立了許久，窗外是一個十分嘈雜的廣場，現在仍然沒有靜息。

“要是這個莫赫塔洛夫恢復知覺就好了！”奧希波夫看着下面窗外廣場上汽車前燈一閃一閃地發出亮光，腦子里很長時間在反覆地考慮這個問題，“那時候一切問題都可以搞清楚了……”

他決定給醫院里打個電話，但馬上想到：如果有什么新的情況，他們一定會立即通知他的。

“可是，為什麼莫赫塔洛夫在夢囈中總是唸那些詩句：‘紫色的帷幔，窗簾後面響着可怕的綢衣絳絲聲，’又什麼‘整飾着羽毛的喪服沙沙地响’呢？這究竟是些什麼詩？從這些詩里，又怎能猜得出莫赫塔洛夫的腦子里在想些什麼呢？為什麼他只是唸這些詩句呢？除了詩，一句別的話都沒有……還有打他那兒搜出來的一本美國詩人的詩集，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本詩集和他夢語中背誦的詩句之間，大概存在着某種聯繫……但到底是怎樣的聯繫呢？”

奧希波夫上校好幾次親自翻閱過這本詩集，但始終不能

确定它和莫赫塔洛夫的囁語有什么关系。昨天把这本書送往化驗室去研究过，可是也毫無結果；最后才將它交給了密碼專家菲林中校。

据菲林推断，詩集中有一首詩顯然是一种秘密通訊用的密碼。他甚至还聯想到，几天以前，在一个地区內截獲了一封無綫電報，也許就是用这种密碼寫的，据推測一个以綽号“怪影”而臭名远揚的國際間諜可能隱藏在这兒。菲林的假想並非毫無根据，就是奧希波夫自己也認為外國特務机关代理人莫赫塔洛夫，是被任命为“怪影”的助手的。因为他在去阿克薩卡尔斯克的途中被發現的，也就是在开往“怪影”所潛伏的那个地区的火車上被發現的。

如果莫赫塔洛夫並未發覺他身后有人跟踪，也不企圖逃脫追捕，或者他不是从正在开行着的火車車廂中跳車失敗的話，那麼一切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現在他神智昏迷地躺在医院里，連医生也无法保証他的生命。

在这个間諜的衣袋里，發現了寫着莫赫塔洛夫这个名字的护照、證明書和一張到阿克薩卡尔斯克的車票。在旅行皮箱中还找到一架輕便的無綫电收發報机和一本美國詩人的詩集。

第二天，菲林中校就研究这本詩集，找尋莫赫塔洛夫在夢囁中唸过的詩句。

奧希波夫办公室的電話鈴响了，这时候已是夜半一点多鐘了。上校以为電話是医院里打來，報告莫赫塔洛夫的情况的，於是急忙拿起了听筒。

“奧希波夫同志，請允許我報告——”他聽見了菲林的聲音。中校戰時在前線受過嚴重的震傷，每逢激動時稍微有些口吃。

“有什么發現嗎？”奧希波夫忍不住問。

“是的，現在搞明白了，莫赫塔洛夫夢囈中所唸的，是愛倫坡[⊖]的‘烏鵲’里面的几行詩句……”

“這的確是密碼嗎？”奧希波夫打斷了他的話頭。“您把截獲的那封密電譯出來了嗎？”

“沒有，沒有譯出來。顯然愛倫坡的詩跟那封密電毫無關係。”

“這樣，這樣……”上校失望地說。“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消息……”

奧希波夫剛把聽筒放到電話機的支架上，電話鈴又响了。上校几乎確信這一回一定是由醫院打來的。果然不出所料。

“我是克魯格洛娃……”值班護士慌慌張張地、模糊不清地報告。

從她的聲音中，奧希波夫猜到醫院里准是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

“您知道嗎？出事了，莫赫塔洛夫剛才死了……”

“死了……”奧希波夫慢吞吞地重複着。

想從莫赫塔洛夫身上解決整個事件的希望，現在已經幻

⊖ 爱伦坡(Po Edgar Allan, 1809-1849)，美國詩人、小說家及批評家。著有詩“烏鵲”，“鐘”；小說“懸中文書”，“黑猫”等。“烏鵲”(The Raven)是描寫黑暗和恐怖的詩。

滅了。

“至少，他在咽气前总該清醒过吧？”奥希波夫关切地問。

“沒有，”克魯格洛娃急忙回答。“一直是昏昏沉沉地唸着詩句，也許他是个什么詩人吧？……”

“幹这种行当的不会是詩人！……”奥希波夫肯定地說。“莫赫塔洛夫唸的是些什么詩？仍旧是那些嗎？”他問道，已不再希望能听到什么新的情况了。

“我抄下來了。馬上就唸，不過也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句子：‘这只是站在我家門檻旁的一位迟到的客人，客人——再也沒有別人。’奥希波夫同志，这一切都好像是他自己胡撰的。”克魯格洛娃結束說。“大概是这个‘客人’給他帶來了死亡。”

“他唸的就是这些嗎？”

“不，还有，顯然是另外一首什么詩里的句子：

腿兒彎彎脚步兒移，
下巴擡起着笑嘻嘻！
一根根骨頭擣弄得咯吱吱地響，
一跳再跳把人迷。”

“再唸一遍，唸得慢点，”奥希波夫說道，急忙动手抄寫。

“的确，莫赫塔洛夫臨死前想起了安葬的詩句，”上校心里想。他向克魯格洛娃道过謝，又撥了菲林的電話号码。

菲林立刻有了回音。

“莫赫塔洛夫說胡話的时候还唸了几行詩，請您抄下來

吧！”上校要求菲林把护士告訴他的詩句寫下來。

“第一行——更正確些說是兩行——是愛倫坡的‘烏鵲’里的詩句，”菲林仔細地听奧希波夫唸完了，說道。“什么‘骨头’，顯然是另外一首詩，韻脚也不同。現在我不得不坐到天亮，把愛倫坡以後的詩人寫的詩再唸一遍。可以說，他以前的詩人寫的詩，我都唸過了。”他笑着說。

奧希波夫步行回家。腦袋里塞滿了許多模糊的印象和混亂的猜想。他老是想起愛倫坡的詩：帷幔中的絳繚聲，烏鵲整飾牠那羽毛的喪服……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這些神秘的詞句里包含着什么意義呢？要知道，解開這個謎可能關係到許多人的命运，國內某些地区的安全，以及國家的或軍事的秘密。

密碼的鑰匙

奧希波夫雖然几乎整夜沒睡，然而他還是照常在早晨九點鐘就去上班。

他剛剛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就聽到有人在敲門，聲音雖然不大，但却很有力量。

“大概是菲林……”上校熟悉他敲門的手法，心里这样想。

急匆匆走進辦公室的果然是菲林中校。

“这个人多么令人羨慕啊，”奧希波夫想道。“他大概也整

夜沒睡，可是別這麼說；看樣子他還是挺有精神的！”

从中校那匆忙的步伐，从他那面部表情和灰色眼珠里閃露出的欣喜的光芒，都可以看出他的神情兴奋是有由來的。

“猜透了嗎？”奧希波夫急忙問道。

“是的，奧希波夫同志！”菲林高興地說，把一本厚厚的歌德[⊖]的著作一卷集放在桌上。

奧希波夫滿以為要解答密碼，應該全靠那本从莫赫塔洛夫箱子里搜出來的美國詩集，這時候不由得詫異地抬起头來。

中校磨蹭了一會兒，好像在欣賞奧希波夫遲疑的神情，然後帶着神秘的微笑，翻到那本一卷集的第七十二頁，用指頭指點着印在上面的一首“僵屍舞”：

“您瞧，這就是莫赫塔洛夫在夢囈中背誦出來的詩句的出處，上校同志！我特地請教了淵博的文史學家，才找出了它的娘家。歌德這首詩完全用來當作密碼。許多數字被一組組地分開，又一行一行地排列起來，您注意到沒有？每一行的开头都是兩個單位數字。我覺得這並非偶然。因此，我想到也許正是用這些詩句，才能譯出密電的原文。我沒有猜錯。我得到了下面的方法：密碼每行的第一個數字代表詩的節數，第二個數字代表那一節詩中的行數，而以後的全部數字，代表每行詩中字母的編號。”

中校似乎十分滿足於自己的機智，忍耐不住地在等候讚許。可是奧希波夫並不輕易恭維人。他決計把那份密電從頭

[⊖] 歌德 (G.W. Goethe, 1749-1832)，德國大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有“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等。

到尾再親自譯一遍。直到他一手譯出了那份密電的原文，才從桌旁站起身來，激動地緊緊握住了菲林的手。

“謝謝，菲林同志，謝謝！”他向中校表示感謝，沉默了一下，問道：“呶，這跟美國的詩人有什么關係呢？”

“他們在這件事上的‘作用’，這會兒還不明白，”菲林攤開雙手說。

“可是他們一定跟整個的案件有關係，”上校肯定地說，一面送菲林往外走。

整個早晨，奧希波夫的首長沙布林將軍都在副部長那兒忙個不停，而上校從來還不曾像今天這樣焦急過，他急於要報告工作進行的結果。

“間諜們很聰明，居然想出用詩來幫助自己進行聯繫，”奧希波夫想道。“這種密碼用不着那些間諜們秘密通信時所常用的密碼表、書籍、雜誌和報紙。只要記熟几首詩，和自己的通訊對方約定怎樣使用原文就行了。局外人無論如何也沒法唸出密寫的電文。那本詩集呢？看起來它和已經猜破的密碼規律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他們也許想把它留到將來用，或者在某種特別通訊上使用吧？”

上校拿起了寫着已經譯出密電原文的那張紙，再一次唸道：

派給您一名助手——莫赫塔洛夫，無線電技術專家——和一部收發報機。從八月份起改用新辦法。

“‘新辦法’指的是什么呢？這種密碼不是新的嗎？也許，這辦法指的是某一首新的詩吧？完全可能是‘怪影’得在八月

以前，讀熟莫赫塔洛夫帶給他的美國詩人詩集中某一首指定的詩。最先被採用的新詩，就是愛倫坡的‘烏鴉’，因此，莫赫塔洛夫在夢囈中，還不由自主地顛來倒去地唸这首詩。”

上校滿意地搓搓手，開始在辦公室內快步地來回走動，焦灼地等候將軍回來。

電話鈴又响了。是菲林打來的電話。

“請您告訴我，奧希波夫同志，莫赫塔洛夫的無線電收發報機還在您那兒嗎？”他問道。

“在這兒。您問它干嗎？”

“在它那匣子里有几行鉛筆寫的數字。請您看看，第一第二兩行的頭一組數字，是不是八？”

“請等一等，我这就去看。”

上校急忙打开放在他辦公室屋角的無線電收發報機的匣蓋，匣子裏面暗色的底板上寫着：

33	2	19	28	25	7	22	39		
35	3	2	26	27	6	3	32	30	5……

那上面還有幾行別的數字，但上校的注意力却集中在這兩行上。的確，這兩行的頭一組數字好像是八，可是經過仔細觀察之後，奧希波夫相信這實際上是三。

“您錯了，菲林同志，”他對着聽筒說。“不是八，是三。”

“三嗎？……”菲林反問道。“呶，那末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再過十五分鐘我可以到您那兒來嗎？”

“請來吧！”

整整过了十五分鐘，菲林中校來了。他手里仍然拿着那本詩集。

“請看吧，”他兴奋地說道，把那本詩集翻到愛倫坡的“烏鵲”开始的那一頁。“請您唸第三節：

紫色的帷幔，窗帘后面响着可怕的綢衣絳縫聲，
它以密雜雜的恐怖之網籠罩着我的身心。
爲了減輕心靈上的担负，我站起來，疲乏地一再申明：
‘這只是站在我家門檻旁的一位遲到的客人。
站在我家門檻旁的一位遲到的客人，
客人——再也没有別人。’”

菲林中校是个喜欢研究对数和積分的著名数学家，可是他也喜愛詩，相信詩与数学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他極富感情地唸了愛倫坡的詩。

“聲音运用得多熟練呐！”菲林讚美說。“‘紫色的帷幔，窗帘后面响着可怕的綢衣絳縫声，……’好極了，难道不是嗎？可是您注意这節第三行。”

菲林在奧希波夫面前攤开一張紙，急忙把第三行詩句寫在紙上，並按照下面的順序把全部字母編成号码：

и	ч	т	о	в	с	е	р	д	ц	у	л	е	г	ч	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с	т	а	л	о	в	с	т	а	в	я	п	о	в	т	о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р	и	л	у	с	т	а	л	о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現在不難看出，”他繼續說道。“密碼的數字：2,19,28,25,7,22,39，譯出字母就組成 Чапаева (夏伯陽) 這一個詞。”

菲林用鉛筆很規矩地寫出這些字母和數字，又把紙張翻了个身。

“現在我們再把這節詩第五行詩句也照這法子做下去：

Г	О	С	Т	Ь	К	А	К	О	Й	-	Т	О	З	А	П	О	З	Д	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л	ы	й	у	п	о	р	о	г	а	м	о	е	г	о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屬於這一行的密碼數字是：3,2,26,27,6,3,32,30,5，把他們譯出來就得到下面的詞：сороксемь(四十七)。應該想得到，這是一個地址：夏伯陽街四十七號。而在以下兩段詩里，是說明住在这个地址的一个人的姓名：然巴也夫。这么一來，您也就可以猜到這本美國詩人選集的秘密了。大概它就是莫赫塔洛夫那樣急於要使用的未來的間諜密碼的鑰匙。”

派 誰 去？

沙布林將軍從副部長那兒回來，走進了奧希波夫上校的辦公室。

將軍的身材又高又瘦。他那黑色頭髮，鬢角已經變白，他雖然和奧希波夫同歲，但是看起來却好像比奧希波夫年輕些。將軍以輕快的步調走進了辦公室，打過招呼以後，就坐在奧希